

蘇聯·瑪耶可夫斯基等作
之
分
譯

列寧是我們的太陽

版出店書燕海



列寧是我們的太陽

蘇聯瑪耶可夫斯基等作

之 分 譯

1940

目錄

蘇聯詩選

老人	阿力蓋	三
母與子	吐伐屠夫斯基	二八
列寧是我們的太陽	傑巴也夫	三四
獻給斯大林	史大爾斯基	三七
一九三九年在英國		四〇
好啊！	瑪耶可夫斯基	四二
家！	瑪耶可夫斯基	七二
瑪耶可夫斯基出現了	亞西也夫	七八

467440

萊蒙托夫詩選

生命的杯子·····	九一
孤帆·····	九三
當田野間黃色的麥苗·····	九五
魔鬼·····	九七
被俘的戰士·····	九九
一曲歌·····	一〇二

蘇
聯
詩
選



老人

Margrita Algor
瑪茄里太·阿力蓋

那時候油田的足跡向海裏衝來了，
好像洞內奔出的野獸後腳穩固地矗立，
黑色的油水在依里奇海灣，
密密層層的激浪中起伏。
這些就是我們貧弱的共和國艱苦底日子。
煤呀，鐵呀，麩包呀，宣告飢荒，
當煤油在我們脚跟鼎沸的辰光，
白白地從海底昇起冲上。
皮皮依白灣有古舊的沙洲填成了陸地。

往日的謠言又散播了：

『地下有煤油呀。』

有些老人說

把海灣填滿：

用吊車升起，

海底裏的煤油

就要沖上天。』

誰相信這種話？

我們冷笑了。

『沒有頭腦的人想出來的，那傢伙。』

那懷疑者有他們的說法——

但，這終久沒有給他笑掉啊。

基洛夫的印象在我心底是多麼親切啊！

他走路的步態，清楚的說話，簡單的舉動，

那些艱苦的日子始終閃射着他的微笑。

他，這眼光遠大而富於理解的人，

他有信仰。

我們聽得基洛夫說：

『我們光用沙土去填海灣是不够的；

啊，少年們，光用沙土是不够的

我們需要人，明白工作的人。』

就是那一天，

我們把提出的名字記下來，

個個點查工程師。

這個『不見了』

那個又跑了，做了別處的『移民』。

第三個，是沒用的，『病鬼』。

『普陀塔斯基呢？』

那是笨貨！

從基洛夫的這句問話上

我們面面相覷，

至於那老人的手杖

誰都不要攆！

老人打結在手杖

聽到『布爾希維克』表示很輕妄，

他不愛我們。

我們也不愛他。

然而基洛夫却堅持着有一天老人在庭前把手杖刮刮響。

基洛夫便迎上。

老人就把故事開始講：

『我的夢想是這樣——

夢想給了我光明

戰勝了黑夜。

在白天我夢想——

要把皮皮依白灣來填。

在那裏海底是個大油壺。

我毋須告訴你油層如何湧，

開鑿油層是如何容易，
可是專家搖他媽的頭，
粘住他的舊習慣

好像貼在羽毛被褥上。
啊，不知費了幾多時，

好容易才把他們錐出來

從根深蒂固的疑團中掘出來。

可是等到事情正完成

我的工作正開始，

一九一八年來了，

帶來了新主人，新名稱，

誰在掌政權？

主人馬上就調換。

新主人說得好大胆

可是皮皮依白灣

驚慌如舊。

至於你和我

「合作」不如「分手」。

這個破舊的古錢

沒有價值存在。

何必你自己吃苦

用這個怪僻的老人？

還有，我老實說

我不在乎你這樣的人。

我是和別人思想不同的。

我也是不合你計劃的人。

你更知道我又不是個工會的人。

多謝你給我光榮，

可是我不隨你使喚

我也不信你將是這裏

久長的指揮。」

基洛夫站起來關上門

我們不再聽到什麼。

可是我們知道他們分別時

這個強的老人屈服了。

我們不再是敵人，雖然還不能稱朋友——。

這樣又會面了幾次。

關於他們的謠言傳遍了巴庫。

基洛夫勝利了

只是他勝利的是

一個佩強的老人

像隻咬人的瘋狗。

年老的普陀塔斯基接受了工作

他來工作，和我們在一起，

擺出他老人輕視的神氣，

裝出他老人的大驚小怪，

只有基洛夫來了

他才露出一線微笑。

普陀塔斯基要什麼，他就得到什麼。

機器嗎？基洛夫給他許多。

工人嗎？基洛夫又答應了

派送許多。

但，普陀塔斯基對我們好像隻獵狗，

他終日在各處狂叫。

『你們個個都是飯桶

事情永久做不好了，

這種老闆的口氣

和從前黑暗時代一樣

那時我們還沒有把老闆踐開。

現在違反我們意志了

要讓他來使喚我們。

他什麼都沒聽得

因為我們從不跟他說一句話

但是基洛夫是知道的

就抽出時間來說個明白，

我們親暱地吸着煙

和親匿地調笑着。

「同志們，趁現在還來得及的時候，

我們要坦白。

誰是普陀塔斯基呢？

不是這個又不是那個

正是一樁事——這個人

他找到了皮皮依白灣；

他有了個計劃；

他找到了最豐饒的田地；

他的計劃能使田地出產豐肥

「他懂得海灣

知道如何去填滿

好像農夫懂得土地

如何去耕種。

這些事就是他的夢想

他死也想達到目的。

「這是他好久以前的理想。

那些老闆是遲鈍不堪，

不願把盧布冒險。

當你一生一世失望

你怎麼會變得和善，

你怎麼會唱得出歌曲。

我們自己沒有許多工程師。

沒有枕頭時

石頭當枕頭。

容忍這可憐的老老頭吧，

也許，工作會改變他。」

我們沒說是，也沒說否。

事實使我們不能表示

我們沒感到的熱情

對於那個倔強的老人。

我們相信任何奇怪的事

却不是他會改變的。

他太老了。頂好的

他能做的是休息。

有多少多少的老人

我們要想討好

却終究證明了是我們的敵人。

工作進行了

再三再四地

怒海衝擊在他們背後

夜間的警報把我們

從床上驚起。

『諸位！現在就是時候了，

用手和腦呀！

裏海的水奔騰了

到處在滔湧

衝過我們的路

衝過我們的堤防。』

我們堵住海，

我們要把它推回去——

老普陀塔斯基帶着手杖

終是站在最深的地方！

我們不得不承塵埃，

基洛夫是知道的呀！

基洛夫所告訴我們的

一切都成真實。

餓飽他飢餓的夢想，

年老的普陀塔斯基的臉上

是多麼有光輝啊！

一陣大風後我們望着他

他高大的身體僵倒下去了，

他的近視眼

從那依舊昇起的塵埃

痛苦地注視着

在隆起的岩石

我們懷着新的情緒望他。

現在我們有同情了

當看到他遠去時，

非常慢地巡視

他不再相信他

衰弱的目力，

他用手杖刺探

每根尺桿和每塊磚頭，

手杖在他手中竟好像是

有觸覺，有生命般

漸漸地有知覺的，
好像昆蟲的觸角。

經過兩次的班頭

經過全夜的輪流

老人的責任都盡了。

我們之間不再感到

什麼隔礙了。

正像基洛夫所想的

工作團結了我們。

現在我們明白了

他發脾氣的時光

他發那逃避工作人的賤氣

而不是工作的人；

我們自己的叱責，

響應了他的叱責

我們染到

他的夢想的灼熱——

無疑地我們的險

已反射出他的光輝。

我們也不再責怪他的努力；

因為鞭策他的

也就是鞭策我們。

老人加速工作

好像拚命的在賽跑；

他要在他的最後呼吸以前
把工作趕好。

每天

你可注意到，

他的衰弱的目力

漸漸變得更黯淡了。

那一天我們去找他

找不着，

我們怕他瞎了眼，

却不料果真瞎了眼。

然而瞎眼不能使他不來。

第二天早晨他終於歸來。

帶了他的「觸角」的手。

試探着石頭和木頭。

工作續繼進行

一如老人所願望的

——海灣已填滿了。

舉行了一個慶祝典禮。

演說音樂什麼都有。

普陀塔斯基的手裏放着塊獎章

獎章上刻着人民對他的感謝。

他溫柔地撫弄獎章，

他的失明的眼睛怎樣地垂下

向着政府的那塊獎章！

現在他休息了——
他到我們這裏來

作客

我們記掛他。

當我們聽到他死時，
人們不禁放聲痛哭。

我注意那蒼白的高額。

我現在記得高額在被上閃光

當我們都站在棺材旁

在奧令斯基街的小屋內。

我們舉起棕色的棺材。

那是五月裏，

晴朗的日子。

門前閃爍着藍色的水。

我們蓋上了泥沙。

所有海灣工人舉起手

抬着他的身子。

我們大家

合唱了國際歌

舊時代已黯淡了；

我們知道終於

這是爲他而唱的歌。

我們掘着他的墓

在他給我們的土地上。

我們聽得顫動的喇叭聲

和震盪的演說。

新鮮的土地

發出油的香味

一生的目標

現在他永久達到了。

海水決不會衝去

這塊他用盡心機所爭取的土地。

澎湃的潮流會變得鬆弛了

而衝向旁邊。

水流永不衝到

它的在安息着的征服者地方。

有四星期，好像塊木頭，

我們光榮的看守者立着。

沙土，貝殼，花都留存着

只有豐富的油玷污了。

如果轉動的吊車終於來到，

他們的指揮者也不轉向旁邊。

如果錐子穿過了棺材，

他亦不會發怒，

基洛夫，謝謝你，你爲我們

從敵人那裏爭取來了同志。

母與子

Alexander Ivanovitch
亞力山太·吐伐屠夫斯基

母親靜靜地

望着兒子的眼睛，

她不知巴望他做些甚，

也不知道他最寶貴的是甚。

巴望他快樂嗎？

他本是很快樂！

巴望他有個強壯的身體嗎？

他正是年青力強。

母親請求他：——

『不要遠離家！』

可是他有職在紅軍，
必須就動身。

或者必須提醒他

千萬別把她遺忘？

他以前不是寄給她

從北極來的信！

警告他要當神，

不要着冷？

可是他穿得暖溫溫

像一切飛行員一樣。

爲他娶個姑娘嗎？

不用管——他自會吧？

她能勸勉的一切

已是很清晰。

母親靜靜地

望着兒子的眼睛

她沒有什麼可巴望

並不是她不聰明：

這個母親，她很明白，

她知道兒子飛行的本領如何高明。

她沒有什麼可巴望

不論她怎樣熬費苦心。

他很能照顧自己的健康

保持他臉上的紅光。

沒有比這個再容易了

母親應該知道！

他經歷了許多飛行

他還要繼續更多的飛行

受傷嗎？他咬牙忍痛。

吃硬嗎？他不覺得疼痛。

赤胆忠誠，

目的只有一個，

爲國家效勞，

使國家的聲名日增。

如果他戰死在沙場，

中了法西斯的鎗彈，

他，他的兒子，決不是徒然的

白白地犧牲。

她，這個蘇維埃的母親啊！

慈愛而聰敏。

母親靜靜地
望着兒子的眼睛。

列寧是我們的太陽

Jackhu Jabyov
傑巴也次

我是一個從額薩斯坦來的拜謁者

來拜謁莫斯科紅場上的偉大的陵墓，

在那裏克列姆林宮的星辰像黃金一樣地閃爍，

讓全蘇維埃的人們觀望。

這座陵墓直立在自由之地的中心，

好像河流必然地流入海中，

人們從四面八方集中到陵墓，

他們的心裏充滿着敬愛，他們的眼裏充滿着哀悼！

來拜謁的有塔齊克人，哈薩克人，奧利兀惕人，和巴什克爾人，

跟着的還有阿富汗人，土耳其人和亞述人。

他們像兵士，像兒子一樣地去看列寧；

我跟着他們一塊兒去——我的血是沸騰了，

我看到列寧慈愛地躺着像從前一樣，

他看上去是那般聰明，那般靜穆，

軍旗是懷着愛在他面前被低下了，

人民的隊伍經過，然而他連眼皮也不動一動。

他聽不到我——一個彎背白髮的人，

是怎樣地用孝順的敬愛在低語。

低低地發誓要遵照列寧的意志而生活；

像列寧一樣地思想，工作和鬥爭，

無論怎樣我發誓要用詩歌

來向我的子孫和一切的人們訴說：

列寧是我們的太陽，我們繞着他轉動；
斯大林的銳利的眼睛閃射着他的天才。

獻給斯大林

И. Г. Ильяш
史大爾斯基

人生的道路迅速地繁榮起來，

當工人們在偉大的黨底領導之下

向前挺進，

有你呀！斯大林！當做我們的旗幟。

勞苦大眾是領導的燈光，

你指示了沒有黑夜的地方，

指示了災禍和痛苦遁隱的地方，

指示了人生的意義就是快樂，啊！斯大林！

光陰如飛般的過去——年復一年
你領導我們——我們沒有恐懼。

遙遠的地平線清楚地顯現

對於你，我們的高峯，斯大林。

你把我們從貪污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你指給我們到勝利的道路，

你把新的人生的鎖鑰

放到我們脆弱的手裏，啊！斯大林。

世界聽得了你如何去戰鬥
如何為偉大的工作而努力

並且如何懂得了勞苦者的思想，
偉大的斯大林啊！我爲你歌頌。

一九三九年在英國

當你在街上看見這個老兵士求乞時，

他坐在邊石上帶着破舊的留聲機：

『給一個辨士給這個歐戰時的老兵（一）吧，

我沒有養老金呀，』然後你去下個辨士，

給了覺得羞恥不給也覺得羞恥

於是你匆匆溜過，想到幾百萬兵士的殘死

爲了去援救幾個貪污者的利益，

『歐戰是瘋狂，』你說『徒然的犧牲。』

誠然，歐戰是瘋狂；恐怖爆發了

恐怖和利慾聚集在他們腦際，

當貧慾的輪子擠軋着，暴力赤裸裸暴露，

結成了屠殺。然而，啊！這不是徒然的呀；

因為蘇維埃已從混亂中崛起，這兒

在緊張中貧犯的屋子漸漸崩潰了。

一九三九年八月於倫敦

註• Old Contemptibles 是一九一四年於索姆瓦爾的兵隊

好啊！

Годимы мы до конца
Годимы мы до конца
Годимы мы до конца
Годимы мы до конца

還是去改造的好

用同一隻手！

儼如我粉碎

我祖國的一半。

把我的名字提在

匠工織工一起，

工作把他們提高到了

快樂的狂熱。

我讚美

祖國的現狀，

我三倍讚美

祖國的將來。

對於偉大的計劃

和計劃的創造人

我是個狂喊的

慶祝者

用歌曲，用尊嚴，

如同我們志願的

二公尺的

大跨步。

深入工作

深入戰鬪

我們挺進

而我的歌

就是我們的

凱旋門。

在荒地下面

在沙丘下面

數公尺底下，

我看到我們的黨

他們堅強的組織
生長起來了。

我們現在取消

對於大自然的

低頭，

我們取消

對於自然界無價值的

束縛的感謝；

我們取消

爲了幾十斤臭乾草

而祈求的禱告。

45

我們農民的心

向着劉紹樓出發。

這些希望

曾經停止

在貧困沒有消滅

以前；

在無際的

天邊

他們的精力

耗費盡了。

殘缺的計劃，

不能實現的夢想

現在昂然立在

鐵和石上。

而我

歌頌我的祖國，

祖國是人類的

初春

是產生在鬪爭

和勞動中，

我的共和國呀，

向着你，

我歌頌！

差不多

在整個地球上

我踏遍了；

那就是把我的保證

宣告了。

這裡有好的

生活，

生活在這裡是

好的，

任創造的

艱難

和冒險中。

散佈在

國家的城市里，

街道的燈光

更長而更亮。

我被

每盞閃爍的球燈

歡迎着。

這街道

是我的呀！

我的房屋

沿街而列呀！

一長哩的櫺窗

笑靨迎人

滿裝貨物的商店

飽飮的櫥窗

突現在我面前

如同許多果盤。

這兒有鮮紅的水果

鮮紅的美酒

和鮮紅的日子。

商店裏

多整齊，多清潔呀！

紗罩趕走了

污穢的蒼蠅。

這些新鮮的「其司」

在那裏發光，

好像可吃的琥珀

豐富而美麗，

現在我的盧布

可以給我更多

的東西。

高興地切下

一塊塊的麪包。

招牌上的燈

「大減價！」

噢，我誇耀的

合作社

高踞着

豐富！

健康的身體呀！

我祝賀你，

你增加了

我的財產。

我·

莫斯科的書店

不能通過；

我張開的胸膛

幾乎撞碎玻璃。

整排書籍

橫列了我的名字，

宣佈着

瑪耶可夫斯基

詩人的工作，

配合着我們！

共合國的工作。

這些深厚的橡皮輪

在我車上

載着我的重負；

車輪轉動了，

揚起塵灰

在這條，我的路上。

我的代表聚集在

國會上；

他們中間

沒有一個是貪睡的

我的面頰紅潤的

憲兵拍着

你褐色的槍袋；

更多的勇氣

投在他心裏

是法律的維持人。

這是我呀

他保衛我

白天和黑夜：

不但在十字街頭

他的交通規則

使我安逸。

「好啊！」

我說：

55 —

他照我那樣笑了笑

「好啊！」

我們互相行敬禮：

「好啊！」

覆在我上面的

是怎樣的韓幕呀！

無縫的，

無窮的，

悅目的，

是我的天空

底一片

藍絨。

在天空繙摺的地方

我的飛行家翱翔：

他們的翅膀嵌入

日光，月光

穿過山峯，

越過雲層，

我歡騰的飛行家

飛馳在路途。

我傲慢頑強

我如同樹木般聳立着

把我的手臂

張開。

57

讓戰爭來吧；世界

在我飛行員的行動中

駭然搖頭！

我的眼睛掃過

每日的報章

我要知道

還有什麼別的地方

工人們跳躍；

還有什麼別的地方

工人們跪住了

布爾喬亞的

饜眼。

這世界着了火，

哦！燒得怎樣厲害啊！

世界的一個大火燄

把這幾頁燒得沙沙價響。

世界的貨物停止了

他們平常的旅程：

一陣瘋狂

激動了一千個

檢察官。

好，

讓他們編輯人

胡說吧。

讓他們

整篇撒謊吧。

恐怖的吼聲

在他們喉頭；

那蒼白的閃光

是恐怖的汗流；

那抗辯

是被透者的咽泣

嗟，不久

在歷史的耳朵裏

它們完全消失

消滅到最模糊

的國聲。

我檢閱

我的戰士。

好極！

嘹亮的喇叭，

潔淨的來福鎗，

光亮的皮靴。

你魁梧的戰士，

光亮的眼睛，

腳力堅定

胸膛寬闊

頭舉得高高！

現在繳兵

衝過了！

聽好，戴紅星的人

我，紅軍的詩人，

和你並進，

和你面對着面！

我在

隊伍中。

你們的敵人

是我的呀！

他們逼近了嗎？好極，

我們懂得遵守我們的命令！

我們要打掃這些

玷污我們邊境的人

好像打掃飛塵！

噴着烟的車子

要留心

我們蘇維埃的空氣

深深地吐煙

我的有深肺的工廠

但是要小心呀！

我飛快而跳動的機器

是不是在轉動每個發輪？

別停止，多織些布

給共產青年團的女孩！

風吹動了

我在花園

散步；

春天吹出花香

我在樹林

散步。

啊，

多好呵！

過了城市，

到耕場

過了耕地

到鄉村；

在鄉村裏

長成了

有金雀枝鬚鬚的

農夫，

每個爹爹

在守望亭旁

眼睛盯着

像隻狐狸。

在耕童們

後面

他種田

他吟詩。

在早晨

雄壯的

工作中

他比賽

和他的

鄰居。

所以土地

有收穫了

每年

多奶了，

麪包

焙乾了，

河流

多魚了，

而世界呢

覺醒了。

我們的共和國

這樣自己建設

起來；

67

這樣

看着自己

生長了。

高的國家

呻吟他們

入葬的歷史。

吐出

垂死的氣息：

過多的

神祕：

跌死神

一起結束吧！

這兒是

年青的真理，

歷史吐出了

青春的新鮮的

空氣！

創造

發明

經驗。

快樂在行動中

更多的

充溢着。

69 —

伸出你們的手

各民族。

來拿這過多的流液。

你跟我們的人民

經年累月：

你看吧。

你們百歲的老人

將依舊是少年，

將依舊是少女。

我們的努力

每年發出

新的真理；

好像新的樹枝。

工人的鎚子和詩人的詩

讚美

年青的大地！

家！

無產階級

從下層

達到共產主義；

從礦坑，

從鐮刀，

從鐵耙中起來。

我

從詩人的天空

跳到這上面。

V. Mayakovsky
瑪耶可夫斯基

爲什麼？

因爲對於我

沒有共產主義

生命是不可愛。

原是一樣

不論我願意，

不論我出於必要，

我鋼般的文字生鏽了，

我喇叭上的黃銅發黑了，

爲什麼，

在異國的大風雨之下

會腐爛起鏽？

這兒，

我躺在

游歷者的樹懶(註)中。

難得有一個

機輪在轉動。

我

是一個蘇維埃的工廠

產生幸福。

工作後

人們採集

假日的花朵？

我可沒有呀！

我要求

國家計劃委員會

劇烈的辯論，

指定

我每年的出產。

我等待

「時間委員會」發出的命令；

把它們

釘在我心坎！

我要

把我專家的報酬

付給我這顆愛的心。

我每天工作做好，

我們

把我的嘴唇閉起來；

近邊的

並要工廠委員會

看見他們閉起。

我要把筆

和刺刀排在一起；

我要把詩的生產量

和鋼鐵排在一起。

把詩歌工作的項目

放在斯大林

向政治局的

報告中。

在圖表上

指示出

我們的工人們如何

從深底達到高峯！

在共和國聯邦內

對於詩歌的理解

是如何比從前更深刻！

(註) 樹懶是一種動物的名字

產於中美洲

常棲於樹上至地則舉動遲鈍。

瑪耶可夫斯基出現了

尼古萊·亞西也夫

沒有追悔的不安

來激動我開始

寫這一章；

也沒有希望激動我來企圖

得到意中或意外的名譽。

我並不畏縮

在他的一隻又白又熱的眼睛下

也並不懼怕他的力量；

我怕的是我的這張肖像
會使他巨大身軀縮小，
我怕這張肖像變做平坦而乾燥
我也怕人們看來
會把他轟轟烈烈的生存
變做意義全消。

在這裡牆上
裝在玻璃鏡框里，
沉默而親切，
他的肖像現出——
佩強而陰沉——，
肖像點畫了

生命之火的灰，
那就是它自己的烈風
把它飄得更高。

還是不是

各種寫傳記的人

塞給出版家——

這些材料就是他嗎？

他每個小小的血管

有他生命的奔流

還流入人們的血管

去激動他們的生命。

克里米夜鶯

如今唱着曲兒

像從前那般

他聽不到了。

雲霧如故

匯集在山峯，

他不在近邊了。

「猶大」樹依然豎立

戴上春神的花冠

他不再

在樹下散步了。

他雷般的聲音

鬆弛了，

他最後的歌曲

也唱過了。

後生的人們

充滿在大地——這樣多，

只有統計的眼睛

纔能統統看清——

他們永久過不着

和諧的人生

也不是他的玩笑能引起

他們大笑——

有一次

他和高山開玩笑；

他吻着

女神的船

和洄湧的海洋；

他會有一次和太陽（駐）宴飲

也和大地

一飲一杯。

啊，多少的事變

沒有他去應用

在世界的變動中！

他不能在那里訴說

當緊張的巴薩隆納
第一次遭到砲彈。

新的蜜蜂

充滿在蜂窩，

新的蛇

蒸提了飲料。

世界上的人類

翻着支票

計算它的損失

知道將來的利益，

這成熟的

不可避免的

世紀

河床

記着了它；

礦底

聽到了它。

於是汗血染成的勞動

自己裝點得很美麗

將要歡迎

光榮而甜密的人生。

我們就要曉得

我們期待了這麼久的什麼

而以前所曉得只是

在堅持歌唱中；

當我們用乾燥的舌頭

叫出——

和在僵硬的嘴唇後面

哼出——

『來呀！』

老鷹的聲音

穿過了深遠的地方，

他的歌再唱了！

再靠近我們

我們將要聽得他；

看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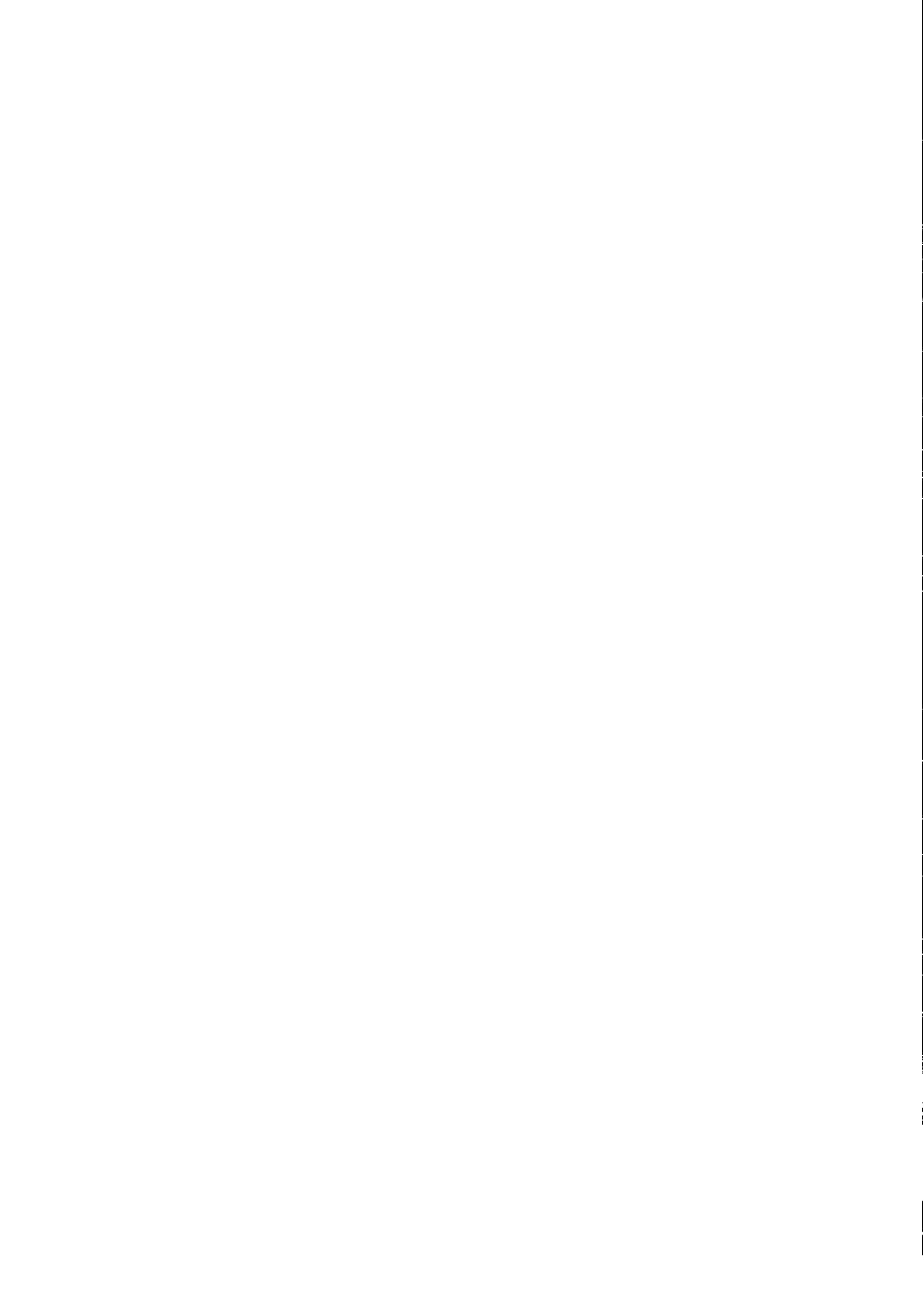
精神奕々

年青力壯！

(註) 此處引用瑪耶可夫斯著首指書中動向太極的意



萊蒙托夫詩選



生命的杯子

我們乾渴的嘴唇磨着生命的杯子，

對着恐怖我們緊閉了眼睛；

金黃色的邊上滴下

我們玷污的血，我們的淚。

但是當最後飛快的一剎那來到的時候，

久藏的火光已燃起了；

從我們驚奇的眼光中人羣已離去，

我們受到痛苦而屈服。

這不是我們應有的

金光閃爍的杯子呀。

我們看到它平凡的空虛：

我們沒有喝——我們在夢想。

一八三二年

孤帆

白色的孤帆在遠處發着闕光，

透過浪花上蔚藍的霞霧。

它在異國的港口找尋了些什麼呢？

它在家鄉又留下了些什麼呢？

巨浪澎湃着，風聲呼嘯着。

帆繩擺動了，高的桅杆吱吱價響。

哎呀，他逃避的不是快樂，

他追求的也不是幸福。

在下面，海水好像青光般流動，
在上面，金黃色的陽光充沛，
可是叛徒所祈求的是大風暴，
好像和平是存在於風暴中。

一八三二年

當田野間黃色的麥苗……

當田野間黃色的麥苗在微風中盪漾

清新的樹林在風的低語中抖動

菜園深處，躲藏了涼爽的綠葉的影子

在那裏掛着小小的紫色李子；

當，在日落黃昏或晨光熹微中

灑出了新滴下的，馥郁的露珠，

從小叢樹底下，鈴蘭花

帶了她的消息點點頭歡迎我；

當微波在寒溪中動盪而穿過山谷

我的思想好像古史奔流沉醉到模糊的想像，

想像這太平的國家，

這就是他歌頌的地方，也是他生長的地方

於是我紛亂的精神充滿安靜，

於是我不再繃眉，抑鬱和步履艱難，

我纔覺得在地球的這裏有幸福，

我纔相信我能在天堂上看到上帝。

八三七年

魔鬼

在白茫茫太空的海上，
沒有舵，也沒有帆，
星兒提高了歌聲，
在那里曠曠的波浪中墜翻。

經過無際的天空的田野
浮雲遠遠地散漫地遨遊
沒有束縛，沒有數目，
灰白，短促而自由。

分離的時間，歡聚的時間，
既不使它們快樂又不惆悵；
對將來它們沒有企望，
對舊恨它們沒有迷惘。

在災難恐怖的日子

你記得也當牠在別個世界；
你們寧可像它們在世界的外邊，
像他們那般無罪無礙。

一八二九年

被俘的戰士

我靜坐在牢獄的高窗下，

木柵的窗外俘雲在流動。

天空有許多斑點，鳥兒自由地戲躍，

我看見它們飛去了，我底羞恥的心在疼痛。

但是我底有罪的嘴唇決不祈禱，

我也從不唱一曲讚美我女人的歌；

我回憶的是遠處的戰爭和往日的戰役，

是我的大刀和從前的鐵甲。

現在，穿着石甲我絕望憔悴，

溫暖的頭顱裝進石盔，

這是抵禦箭和劍的盾牌，

我的馬奔騰了，不用馬鞭，不用戣刺。

時間就是我的馬，這馳騁的戰馬，

陰沉沉鐵格子的牢籠是我的假面具，

牢獄的牆頭就是我繁重的石甲；

鐵門掩護着，我只是等待。

趕快！快，如飛的時間啊，更快點跑，

我窒息在新的牢籠，我昏暈。

死神拉着我到地，我要跪下來，
揭開假面具，暴露我冷酷的臉面。

一八四一年

一曲歌

關於俄王和他的衛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納可夫

俄王伊凡·瓦斯列弗契我們向你歡呼！

爲了你，爲了你可愛的衛士，

爲了你勇敢的商人卡拉希納可夫，

我們編好我們的歌譜，

用古舊的形式編制歌譜，

在古弦琴中唱出來。

我們嗚嗚悲悼

一切人們，一切忠實信徒

都覺得安慰了，

貴族，麥脫凡·羅馬達那夫司基，

帶給我們有泡沫的甜酒；

在銀盤上面

他穿白衣服的太太帶了

一條又新又白的絲手巾。

他們宴請我們三天——三夜

專心傾聽，懇求再聽。

(一)

沒有驕艷的太陽橫過天空，

也沒有蔚藍的薄雲在那兒取暖。

但是可怕的俄王伊凡坐在

客禮宴賓

他的金黃色的皇冠射出光輝，
他的保證人在他背後，
貴族和公子面對着他，
衛士立在他的兩旁。
爲了上帝的光榮他歡宴：
他，充滿了快樂和歡躍。

於是俄王含笑下令
把從海外帶來的美酒
倒進他鑲金的貝殼
再放在衛士前面。
大家飲着酒，大家頌揚俄王。

所有的衛士只有一個，

一個沒有人能抑制的勇敢少年，

沒有在鍍金的酒鐘內喝酒；

只是把他又深又黑的眼睛向地下垂，

頭倒在胸膛前

而在那胸中充滿了鬱悶。

俄王繃起濃眉

火辣辣的眼光轉向這

勇敢的少年——

好像從高空飛下來的老鷹

望見一隻藍翅膀的小鴿子——

這個勇敢的少年並不舉起眼睛。

俄王凶暴地猛敲地板，
金手杖穿進了橡木的地，
勇敢的少年仍舊不避開。
於是俄王怒吼了；

忿然

勇氣的少年自己躍起。

「呵你，我們的忠臣，基里白也弗契，
你懷着不虔敬的念頭嗎？

你是不是妒忌我們王家的光榮？

還是厭倦你做侍從的忠順？

月兒在上星兒歡欣

是因爲月光照耀他們的路程，

可是要記住——那顆在雲中自己消失的星
立刻要掉下去了。

基里白也弗契，這不配你啊，

來藐視我們王家的歡樂；

因爲你是斯葛拉托夫家的親戚，

是麥留丁族長大的呀！」

於是基里白也弗契行禮說：

「哦陛下，伊凡·瓦斯列弗契呀！

別叱責你沒價值的賤奴：

滿懷的怒火不是酒能澆滅的，

不快樂的隱念不是盛宴可屈服的呀！

我冒犯你了——哦，陛下下的尊意！

請下諭罰我；斬去我的頭顱：

我寬闊的肩膀感到頭顱重重，

它向着湖灘的泥土下墜。」

於是俄王伊凡·瓦斯列夫嘆道：

「這樣勇敢的少年爲什麼竟如此悲傷呢？」

莫不是你的錦繡外衣舊了嗎？

莫不是你漂亮的貂帽不時式？

還是你的金銀失去了？

還是你精練的指彈刀有了缺口？

還是你的馬壞了馬蹄鐵而蹣跚？

是不是有人欺你鬪拳？

使你的衛士嚇倒而把你打倒，
或者就是莫斯科瓦河那邊——
一個商人的兒子嗎？」

基里白也弗契把捲髮

朝後一仰，回答道：

「在貴族或商人中

那有妖術的手臂還沒生呢：

我草原上的戰馬依舊在飛馳；

我的指揮刀閃爍如玻璃；

在假日，承你恩賜，

我盛裝出遊，不比人家差。

「我騎上駿馬飛馳而去

跑過莫斯科瓦河，

我束緊絲帶並且

歪戴絲絨帽

拉着又黑又漂亮的貂毛，

木門邊一群

少女燕嬌鶯巧，

見了我她們低語歡笑；

可是有一個人，她眼兒也不斜一斜

也不表示一些歡躍。

她臉上戴了美麗的面罩……

「在這聖潔的俄羅斯——哎呀——

竟找不到這般美麗的姑娘；

她緩步輕移——像隻小天鵝；

她眼珠兒溜來溜去像小白鴿；

她說話；人們聽得活像夜鶯兒；

她面頰紅潤像上帝天空中初昇的旭日。

她的辮子照得和金子般亮。

在上面結着燦爛的緞帶

直掛到肩頭，彎曲着，交叉着，

緊貼着她的粉白的酥胸。

她是商人出身，

名叫安利那·弟米屈來維那。

「當我看見她，神魂已顛倒：

我的臂膀變得無力，

我銳利的眼睛模糊了；

哦我正統的俄王呀，他太痛苦了，

他只好孤單地活在這世上，日就憔悴。

我厭倦了我的駿馬，

華貴的衣飾，

我不缺少藏金，

因為他沒有人能分享他的金子

沒有人驚嘆我的勇敢，

沒有人驚嘆我的駿馬。

『讓我和廣濶的俄羅斯離別吧，

我要去度自己的生活，哥薩克的生活。

在那裏我倒下我不安定的頭——
倒在異教徒的槍上。

讓可恨的韃靼人去分我的戰利品，

這把利刃，這匹壯馬，

戰士的馬鞍，這塞加西亞人。

讓烏鴉啄去我的淚眼，

大雨洗清我這副孤骨，——

讓巨風吹散我鄙賤的灰塵……」

俄王伊凡聽了大笑道：

「我底忠臣呀，

我幫助你的痛苦，

把這玉戒和珠項圈拿去吧。

你先向媒人行個禮，

然後把禮品

送給安利那·弟米屈來維那：

倒如她願意就舉辦喜宴，

假如她不願意就聽天由命。」

哦，我的陛下，哦俄王伊凡！

你被狡猾的奴隸欺騙了，

他沒把一切真實告訴你

他沒有和你說這美麗的少女

已經嫁人，

嫁給個商人的兒子

用教堂基督徒的法律……

嗨，我的孩子們，唱呀——奏樂！
嗨，我的孩子們，飲呀——別多想！
爲我們仁愛的貴族歡呼
爲我們這個穿白衣服的貴族的太太歡呼！

(三)

年青的商人坐在櫃台後面，
這強壯的少年名叫斯蒂潘·配拉馬那弗契，
姓卡爾希納可夫；
他陳設了絲綢貨物，
溫雅的談吐誘動顧客，
總結金子和銀子。

可是那天運氣不好；
貴族們匆匆地經過，
從不往店裏望一望。

神聖的教堂裏晚禱鐘響了；

克列姆林宮後面落日輝煌

天上雲霞會合

和風雪齊舞；

現在市場冷落了

斯蒂潘走近橡木大門

把德國鋼鎖鎖起

還加上了惡狗的鎖鍊

滿腹的心事急急地回家

走過莫斯科河。

可是當他跨進尖頂的屋子

斯蒂潘大吃一驚

他的妻子沒來迎接他。

也沒把白檯布舖在桌上，

肖像前的燭火發着慘淡的光芒。

於是他懇求年老的僕人：

「衣來梅凡那，告訴我，告訴我呀！

她到那兒去了，或者躲在那裏？

時候不早了。我的孩子們呢——

他們仍在玩兒嗎？還是已熟睡？」

「哦我的主人，斯帝潘呀！

我告訴你渣希奇古怪事：

安利那做晚禱去了；

牧師和他的妻子已來了——

他們倆口兒從區教堂歸來；

點起了小臘燭坐下吃晚飯，

只是你年輕的嬌妻還沒有回來。

孩子們沒有熟睡，

他們也沒有玩兒，

就在那兒哭個不停，

他們是沒法安慰的。」

這年輕的商人卡拉希納可夫，

沉浸在騷亂的思潮中，
他立在窗邊望到街頭。

夜色茫茫；天下雪了
雪花兒飄揚，遮蓋了人們的足跡。

他聽得門外——一陣聲響；
急速的脚步聲。

上帝啊！

他年青的妻子就站在那裏

光赤了頭，

兩條辮子散開了，

堆滿了雪和霜，

眼珠兒遲鈍，失去理智，

還說出許多糊塗話。

「哪兒啊——告訴我——妻啊，

你剛才到哪兒去了啊？」

你迷失在哪個地方，住哪個市場？

你的頭髮零亂，衣服破碎，

你去赴宴的嗎？

你是偶然去做了貴族子弟的賓客嗎？……

這是不是你和我

從前在聖像前訂婚

交換金戒是爲了這樣嗎？

我要把你用鐵鎖鎖起來，

鎖在鐵圈的橡木門後邊，

你將看不到上帝的光，
也不會使我蒙到污辱……」

可愛的少女安利那受到恐嚇，
她劇烈地戰慄像片楊柳葉，
所以她極痛心地吐出她的悲哀
倒在他腳跟前痛哭，
要求丈夫給她責罰。

「我的主呀，我親愛的人兒
殺了我，否則讓我說話！
你的話像刀一樣的銳利
刺傷了我的心。」

我不怕死，

也不怕鄰舍的閒話；

我就只怕你殘忍。

「我從晚禱歸來，

往這條冷落的街上走去，

忽然聽得「啾」一聲

回頭一看——一個男人

加快脚步追着我。

我可憐的膝蓋抖動了，

我從臉上拉去絲罩，

可是他緊緊地拉着我的兩手

他低聲向我說着這些話：

「我的寶貝，你爲什麼怕我？」

我既不是賊，又不是強盜；

我是侍候俄王的，這可怕的俄王；

我的名字叫基里白也弗契，

是麥留丁族貴族出身……」

「這些話只是使我更害怕；

我可憐的頭眩暈了

於是他吻我，想給我安慰，

當他吻我時繼續輕輕地說：

「你缺少什麼嗎？」

告訴我，寶貝，金子嗎？珠寶嗎？

寶石嗎？錦緞嗎？

我要把你裝飾得像個皇后

叫大家都羨慕你。

那末不要讓我殘酷的死去，

把你的愛和你親暱的擁抱賜給我

只要抱一次，就分別！」

「他饕餮得像個活的火焰，

他拚命地吻遍了我；

我的面頰還熱哩，

他的吻，真真該死。

鄉鄰的妻子在小門邊

譏笑，還嘲弄我們。

我從他的懷抱中掙扎出來

立刻逃回家；

但是我的花手帕，就是你給我的禮物，
和布庫累斯式的面罩，

掉在強盜的手中。

天呀！我受辱了，我蒙恥了！

這個貞潔而忠厚的人！

不知道挑嘴兒的將要捏造些什麼出來，

我怎麼好見人面呢？

「保全我，救救我，你忠實的妻子，

別聽信挑撥者惡毒的閒話。

還有誰我能請求幫助？

還有誰我信託得過？

在這冷酷的世界我是個孤兒

我父親死了，葬在寒冷的地下，

在他的旁邊，我親愛的母親躺着。

我的哥哥也死了，正如你知道，

在遠鄉，我的弟弟

只是個孩提

一個嬰兒——一個孩提——還是不懂事。」

安利那和着淚說

斯蒂潘便召回

他的兩個弟弟。

他們倆個立刻歸來，向他行禮，

他們說得這般聰明：

「哦哥哥，請你告訴，

你遭到什麼事變，什麼大禍——

這樣寒冷的黑夜

差我們歸來？」

「我親愛的弟弟，現在我告訴你

什麼禍變臨頭：

俄王的衛士基里白也弗契，

侮辱我們的名譽和門第；

我的靈魂受不了羞恥，

沒有顆勇敢的心能容忍這件事。

我們兩個，明天就要決鬪，

在俄王跟前，在莫斯科瓦河旁邊，

我和他的衛士決鬪——

決鬪到死，決鬪到底。

假如我打敗了。那末你們來

代表神聖的「真理的母親」。

別懦弱，哦我親愛的弟弟

你們比我更年輕更力強，

你們罪孽更少

俄王要向你們微笑！」

於是他的弟弟這樣回答：

「空中的風在那兒吹動

雲在那兒飄浮；

在血谷中，在戰場上，

深藍色的鷹陳設了筵席，

喊着，「收起殘屍，」

小鷹都集合攏來。

對於我們你是個父親。

我們照你的意志做去；

我們決定試一試。

要信任；我們決不會背棄血屬。」

嗨，我的孩子們，唱呀——奏樂！

嗨，我的孩子們，飲呀——別多想！

給我們的貴族歡呼

給穿白衣服貴族的太太歡呼。

(三)

在偉大了戴着金黃色皇冠的莫斯科瓦河上，

和砌着白石圍牆的克列姆林宮上面，

從深林和青山更遠的地方，

紅寶石般的朝陽射出光芒

在木屋頂上遊蕩，

驅散了一塊塊的烏雲；

散開它的金光，

陷進沙般的白雪；

太陽朝向天空微笑，

正如美麗的少女對鏡自照。

哦紅寶石的朝陽呀，

爲了什麼目的你起來呢？

爲了什麼快樂你預備射出光芒？

這些少年現在來了，

現在集合在莫斯科瓦河，

勇敢的莫斯科瓦人也聚攏來，

來看戰鬪，來尋快樂，

如臨戰陣一般，

俄王也帶了貴族衛士同來。

他吩咐把金環銜接的銀鍊拉開。

六十碼闊的一個方場

他們劃出了最適合兩人的界線，

兩個挑戰者的決鬪。

俄王伊凡下命令了：

「要大聲呼喊，

「呵，勇敢的人，過來；

替俄王，替小國父取樂。

來呀。到廣闊的圈子裏來；

誰贏了，他能得到俄王的酬報；

誰輸了，上帝會原諒他！」』

基里白也弗契勇敢的走上前，

沉靜地向俄王行個最敬禮，

在那兒脫去絲絨外衣，

右手放在一邊，

左手捏着紅帽，

等待挑戰者的來臨。

大聲呼喊了三次——

決鬪者都不向前，

觀衆懷疑地立着。

衛士得意洋洋

踱來踱去，

要想嘲笑這應戰的少年：

『你們這批被征服的發愁的傢伙呀，

不要怕，

這節日規定的了懲罰，不是死刑，

只不過是替俄王，小國父取樂呀。』

於是忽然一分爲兩，

觀衆讓開了路，

斯蒂潘舉前

一個年輕的商人，強壯的戰士，
姓卡拉希可納夫。

他先對俄王至敬，

再對白的克列姆林宮

和神聖的教堂，

然後轉向俄羅斯人鞠躬。

他的眼充滿了火焰——一雙鷹隼的眼睛；

他們盯住衛士身上。

朝着他停在那里

他包紮好手，準備決鬪

挺直背脊

撫摸他尊貴的鬚鬚。

基里白也弗契向他說：

「請告我，勇敢的朋友，

你是什麼出身，

什麼門第？

你叫什麼名字？

這只不過要曉得彌撒將替誰做，

勝利以後，

勝利者在誇耀中可以說出

不幸的仇人。」

斯蒂潘回答道：

「我名叫斯蒂潘·卡拉希納可夫

一個忠實的父親；

依照上帝的規律而生活；

我沒有侮辱過別人的妻子，

我也沒趁黑夜盜劫過人，

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不躲避……

你預知上帝自己的真理。

不到明天中午

要爲我們中的一個做彌撒；

而另一個人就要誇耀

和他的親友慶祝……

我不說笑話，我願不到給人們取樂。

我來迎戰的，土耳其人的兒子，

我爲了這不共戴天的仇恨而來：

你或我最後的決鬪。」

基里白也弗契聽了這些話

臉兒變得如秋雪般的灰白；

他勇敢的眼睛也凝固了，

一陣寒氣通過他魁梧的身體。

他張開嘴唇，

話說了一半凝止了……

於是各人默默地退後，

英雄的決鬪開始了。

基里白也弗契揮動手臂

開始打擊卡拉希納可夫，

打擊在他的胸口。

發出回響，斯蒂潘搖搖顫動，

他的從基夫來的黃銅十字架

和他的聖物盒向裏彎曲，

刺破他的胸膛；

露滴般的血沖出來了。

『命運注定，就要有結果了，』

斯蒂潘心裏想。

『爲榮譽的原故，我須勇敢抵抗。』

所以他退回來，振作起精神

用盡平生氣力

他恨命地一拳

打在他仇敵的左顎骨上。

這年青的人輕輕地呻吟，

搖擺一下，倒下去，

滾在雪上死了——

好像小松樹般的倒下去

如處女林中的一棵幼苗

在根上流液汁的地方斬斷了。

俄王伊凡·瓦斯列弗契

氣得面紅耳赤

大蹬其脚

蹙緊眉頭，

下令把這勇敢的商人逮捕

立刻帶到俄王面前。

「你誓必老實告訴我，」

偉大的俄王拷問，

「你就這樣殺了我的忠臣嗎，

你殺了我的勇士，基里白也弗契，

是自己的意思呢？還是出於無意？」

「俄俄王，我完全是自己的意思而殺的，

爲了什麼我不願意告訴；

我的原故只有上帝知道，

下令罰我；請把犯罪的頭；

送到斷頭台

只是懇求——幫助我的孩子們

和我年輕的嬌妻——

以及我的兩個弟弟；

請陛下把你的天恩賜給他們……」

「你很好，我的孩子，

俄商人的兒子，勇敢的戰士，

你已說了老實話。

你的孩子和妻子

我給他們保護金；

你的兩個弟弟從今天起

免繳商業稅，

在全個偉大的俄羅斯的境內

可是你，你必須送到高大的斷頭台上

在那裏，你倒下你不安定的頭。

他們將要把斧頭磨快，

刨子下的衣服將要穿得華麗；

我將要命令把大鐘敲起，

所有的莫斯科瓦人都要知道

由於我的恩賜你沒有被人遺忘。」

人們會集在方場；

悲哀的鐘聲，

報告凶耗

當漫不經心的刨子手走來走去，

走遍了高大的斷頭台，

他穿着閃爍縹緋帶的紅背心，

帶着又快又新的大斧頭；
他搓着手，直到

那勇敢的戰士，年青的商人，
和他的兩個弟弟告別。

『呵，你們，我的弟弟，有血統的朋友，
在我們最後的接吻和擁抱中

我囑你們爲我向安利那問候，
叫她不要悲傷，

別讓我的孩子記掛我，
爲我向我的老家問候，

向我們親愛的朋友問候。

我託你們，在上帝自己的教堂，

爲我的靈魂，我有罪的靈魂祈禱！」

唉，斯蒂潘·卡拉希納可夫

受了死刑，羞恥的死；

他不幸的頭

滾在斷頭台上的血泊中。

莫斯科瓦河那邊

於是他們給他埋葬，

在空場上，三條路之間——

脫爾路，寥讓路，佛拉特米爾路

他們堆成一座小坟

在上面放着一個楓樹的十字架。

大風呼呼吹過

他不提姓名的墳墓。

仁慈的人們經過：

一個老人對自己劃着十字，

停止在路途，

一個青年走過

靜穆而憂鬱，

少女悲哀地路過，

奏樂的跑過，

唱隻悲悼歌。

海，你，快樂的少年，

年青的奏樂者。

有力地唱！

你已好好的開始——你須好好的結束；

供獻一切的真實和榮譽。

把光榮賜給那慷慨的貴族，啊！

把光榮賜給那貴族的太太，啊！

把光榮給一切俄羅斯人啊！

後記

蘇聯詩選，我們看到的並不多。這裏八首，刊於最近『國際文學』上，我很愛讀而覺得對於我們所處的偉大的戰鬥時代，也不能算毫無意義。所以不管我譯筆的笨拙和了解的淺薄也大膽地給它譯出來了。

「老人」的作者阿力蓋是個年輕的著名女詩人，這是紀念基洛夫被刺五週年而作的，是一篇極好的敘事詩。

吐伐屠夫斯基生於一九一〇年，年紀很輕，他是農民出身。他的
一篇 *Сынбе* (*Sonnybe of Muvvya*) 引起蘇聯出版家極大的注意。是個很有前途的詩人。

傑巴也夫是喀察克的民族詩人。

瑪耶可夫斯基，這個近代偉大的詩人。約瑟夫曾經說過：『瑪耶可夫斯基是我們蘇維埃過去和現在最優秀和最有天才的詩人。』他觀察很深刻，他的詩不重表象的描摹而具有特殊的風格，詞句簡潔且富於戰鬥性。我們讀了會引起無限的革命情緒。

亞西也夫是瑪耶可夫斯基的好朋友。近幾年來致力於著名的長篇詩『瑪耶可夫斯基出現了』，這裏只是全部作品中的幾節。他也是現代的著名詩人。

『一九三九年在英國』的作者不詳。

萊蒙托夫是舊俄的大詩人，人們稱他爲普希金的承繼人。這裏六首都是有名的好詩。『魔鬼』已有十三種法文翻譯九種德文翻譯，六種捷克文翻譯。一八七五年英國作家斯蒂芬醉心於萊蒙托夫的詩才，便將『魔鬼』開始譯成英文。屠格涅夫曾爲文備致讚揚。『一曲歌』在那時也是極風行的。因此我一併選入。

在今天，中國新詩還好像一棵幼苗的當兒，我們正需要給它吸收豐富的滋養，使它在抗戰的現實生活中，以簇新的姿態發長起來。瑪耶可夫斯基的詩，給我們學習的地方很不少，在這裏我們自然不是說模倣。我們是要以新的內容，通過民族的形式，把它變為自己的東西。具體地說，就是『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因為詩歌必須和廣大羣衆的生活相連擊。

目前詩歌朗誦運動，已在各地展開了。可是一部份人，還固執着已往的概念，以為詩歌只不過給有閒階級消遣的……

詩歌工作的朋友們！這證明我們還得加倍努力我們的工作！你以為是嗎？

我很感謝許多朋友，他們指正我不少的錯誤。

中華民國卅五年四月五月初版

列寧是我們的太陽

定價

作者 瑪耶可夫斯基等

譯者 之分

大連市大江町二番地

印刷者 中國印刷廠

發行者

大連市浪速町一三三番地

大衆書店

經理部辦公室二一三五、二一三號

營業部 辦公室二一六八、八五號

出版部 門 市二一七八、四二號

編輯部 辦公室二一三七、六三號

大連市浪速町一三八番地

總經理

新文化書店

電話 二一五一八八號

11011